



Bodleian Libraries

UNIVERSITY OF OXFORD

This book is part of the collection held by the Bodleian Libraries and scanned by Google, Inc. for the Google Books Library Project.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http://www.bodleian.ox.ac.uk/db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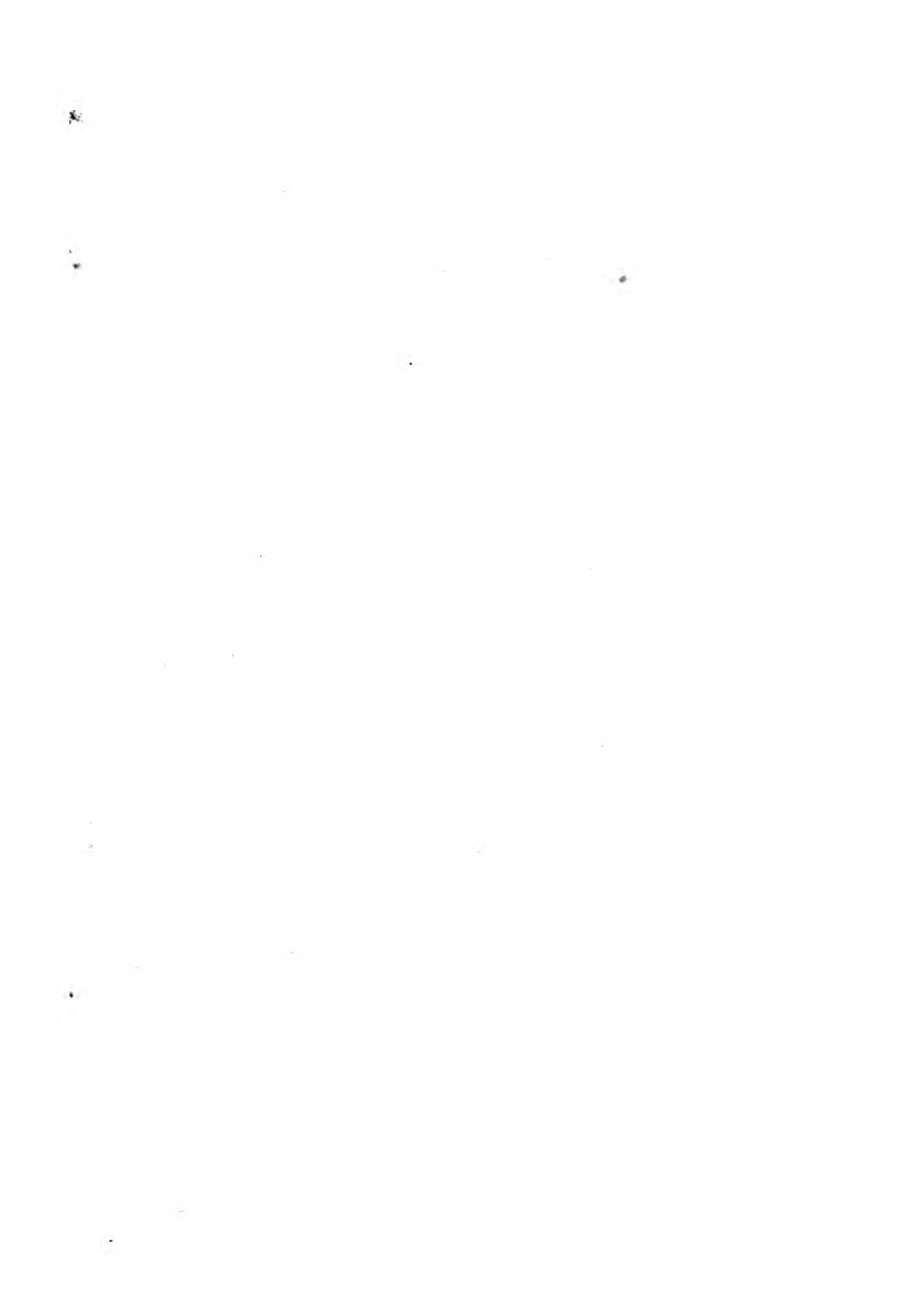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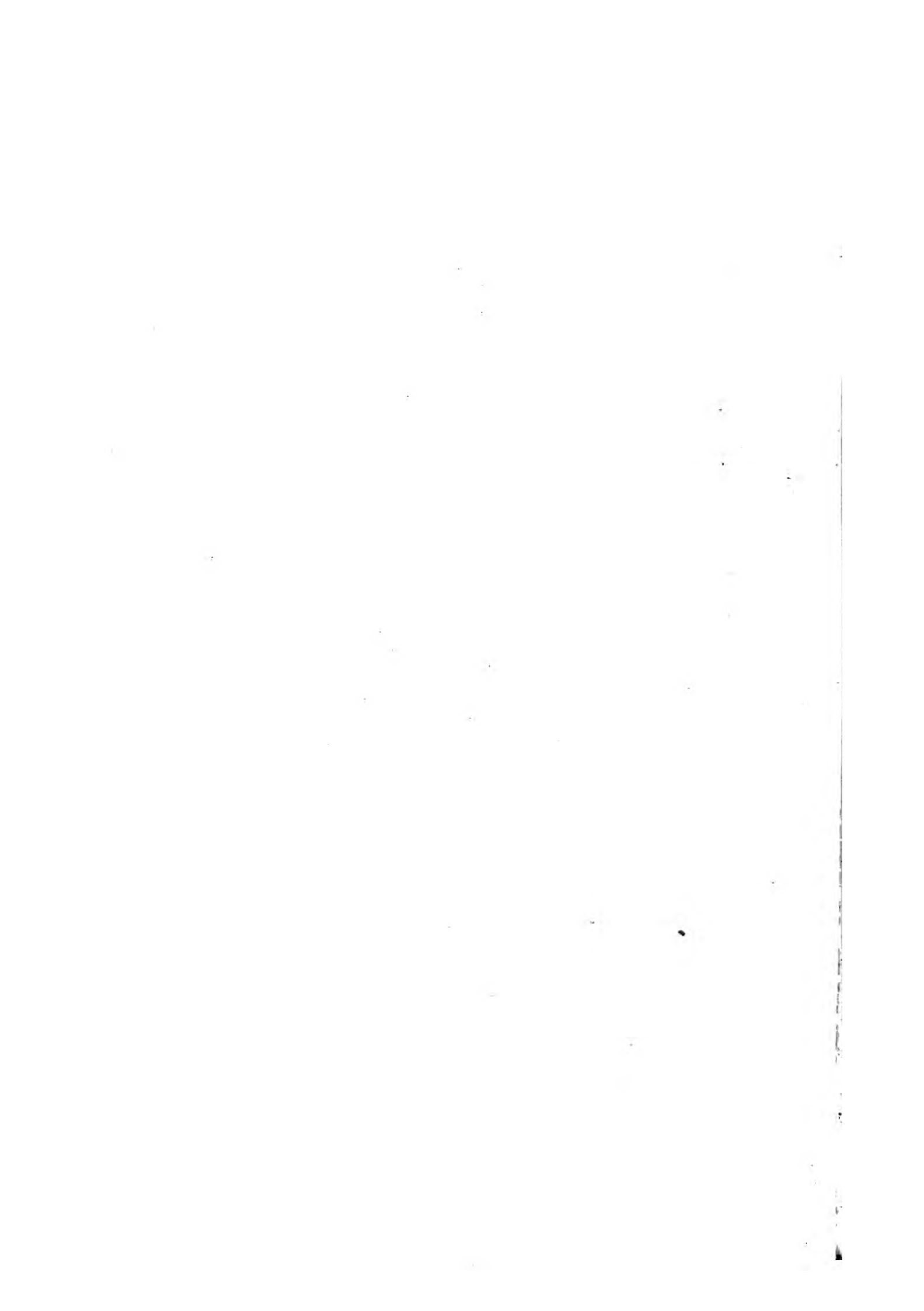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2.0 UK: England & Wales (CC BY-NC-SA 2.0) licence.



B 11

II © — 122







邪慝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
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
爲是。而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
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
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
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

猿也是又其次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闇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環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何以謂之狂也。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
不掩焉者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

者寡矣。

○會督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
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
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
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
士。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

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

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

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處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

也信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曰。可欲之謂善。

有諸己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

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象

虫

曰是矣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

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

○孟子曰。君子之見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

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得乎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

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
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
我。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
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
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
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

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

有私淑艾者。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

變其穀率。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
丑曰若此者何如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
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有如時雨化之者。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有答問者。

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

之也。

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彬。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彬。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其葬之喪。猶愈於

已乎。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

然則舜如之何。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

孟子曰。

王子宫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

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然則舜不禁與。

曰：夫舜惡身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軻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曰。飢者其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

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

心亦皆有害。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

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觀水有術。必觀其濶。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

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

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爲己歸矣。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

焉。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

故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

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敬其兄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

盡心章句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

色，發於聲，而後喻。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子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

禮貌衰則去之。

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傳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

以善。

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子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

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

然則奚爲喜而不寐？

曰：其爲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

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

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况無君子乎。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

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

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

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

也。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殮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

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

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

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

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

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

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搜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籜。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

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隰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

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前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
屋廬子喜曰。連得閒矣。

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
相與。

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
志于享。

爲其不成享也。

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
子得之平陸。

之有也。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也。曰利。

○孟子居鄒。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遇焉。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

曰。凱風何以不怨。

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

曰。先生將何之。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

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

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

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

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

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紵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紵則不得食則將紵之乎。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則得妻不樓則不得妻則將樓之乎。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爲

色與禮孰重。

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鈞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

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
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至於彀。學者亦必志
於彀。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也。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

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
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
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
小人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

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已取之而已矣

體有貴賤有大小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今有場師舍其梧櫟養其槭棘則爲賤場師焉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

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

之不若人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

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噉爾而與
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
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
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
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
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

心之謂與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
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
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
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

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且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者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

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

口之於味有同者也易身先得我口之所著者
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
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者皆從易身之於
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身是天下之口相
似也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
相似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

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今夫麩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俟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履。我知其不爲蕢也。履

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可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

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

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季子間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

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

與曰然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頽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柎捲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柎捲。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柎捲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柎捲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柎捲。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王勃然變乎色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告子章句上

人所視。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其招不往也。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

也。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子乘之國。以友士何如。
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
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
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
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子乘之君。求與之友而
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
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

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

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
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
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
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
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
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門彖析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糺乎曰彖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

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閭擊柝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

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讞。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

尊賢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八云則八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

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

也。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

智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知之何。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

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然好事者爲之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

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

歸潔其身而已矣。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

於衛主顏雝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

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

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于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

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

年。仲壬四年。太甲顛。湯之典。伊尹放之

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

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
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
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
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
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
至者。命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
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
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
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
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
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
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
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

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云：

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是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此之謂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

杗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子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

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箠朕。二嫂使治朕。

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萬章曰。舜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愬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畝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

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

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其曰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笑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

孟子間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教我爲簡不亦異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湯執中立賢無方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作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
水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
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
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
之君子存之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邱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矣。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君了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衆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離婁章句下

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

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餽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餽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
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

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
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

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

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

古者易子而教之。

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

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

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胥中正則眸子瞭焉。胥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西伯善養老者。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

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

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故爲淵。馵魚者。獺也。爲叢。馵爵者。鷓也。爲湯武
馵民者。桀與紂也。

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馵矣。雖
欲無王。不可得已。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
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
於死亡。

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

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

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齊景公曰。既不能合。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禮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
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
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
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

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

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

沓也。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

惡於衆也。

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

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

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泄泄猶沓沓也。

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

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

離婁章句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顙曰。惡。用是駢駢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駢駢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上孟終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夫蚓上食稿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蠶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之天下大悅。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
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
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
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

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孟子曰。今有人曰。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

段于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

張于湯有光。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千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

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具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

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其耒耜哉。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

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出疆必載質。何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

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

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嘜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

滕文公章句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以爲非是而不責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係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

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人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會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孰而民人育。人
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
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
信。放勳曰。勞之求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
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
暇耕乎。

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
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瀕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

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飧而治。今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餘夫二十五畝。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

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

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

野人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

觀之。雖周亦助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

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
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
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
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
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

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文公問爲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
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
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
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飢粥
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
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
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夫道一而已矣。

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不遇故去。豈子所欲哉。子不得已也。

子三宿而出。晝於子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子。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子然後浩然有歸志。子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子。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子日望之。

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
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
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
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
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

高子以告。

曰。夫尹士惡知子哉。千里而見王。是子所欲也。

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

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爲我言之。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

孟子。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

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孟子致爲臣而歸。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

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

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

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忤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旣或治之。子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

齊人曰。所以爲蜚蜚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

公都子以告。

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

蚺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孟子曰。皆是也。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子何爲不受。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子何爲不受。

慢其二哉。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

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

戰必勝矣。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

王使人聞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

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

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
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
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
由也。

公孫丑章句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

乎與人爲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

如恥之。莫如爲仁。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禹聞善言則拜。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

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

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

矣。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

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

悅而願立於其朝矣。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

藏於其市矣。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

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
是猶惡濕而居下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
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
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以來未有夫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

來未有孔子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宰我曰。以子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

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曰。姑舍是。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
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
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退。伊尹也。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
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
孔子也。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

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氣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
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
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
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
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
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
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
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
否。我四十不動心。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
我不動心。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撻
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
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
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

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

曰以齊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

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艱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孫丑章句上

從之者如歸市。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樂正子八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

爲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

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
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
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
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
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
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
運而已矣。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矣。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齊人伐燕。勝之。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
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
不慎與。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
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
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
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

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熒獨。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

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
則勿毀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
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
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
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賄
賄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
荒亡。爲諸侯憂。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
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惟君所行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
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

有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

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劔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

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

對曰。於傳有之。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

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樂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臣請爲王言樂。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
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
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哉。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
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
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
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

王曰。吾昏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
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
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
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
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
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
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
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
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
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
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
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
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
也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
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

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

也。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

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

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

可也。曰：臣聞之。胡齷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饗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豐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

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間也。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

○孟子見梁襄王。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

孰能一之。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孰能與之。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

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

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
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
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
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
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
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刻石堂較正監韻分章分節四書正文。

遵依國子監銅板原木。

爾梁茹蓮司他泥總喇淚校。

梁惠王章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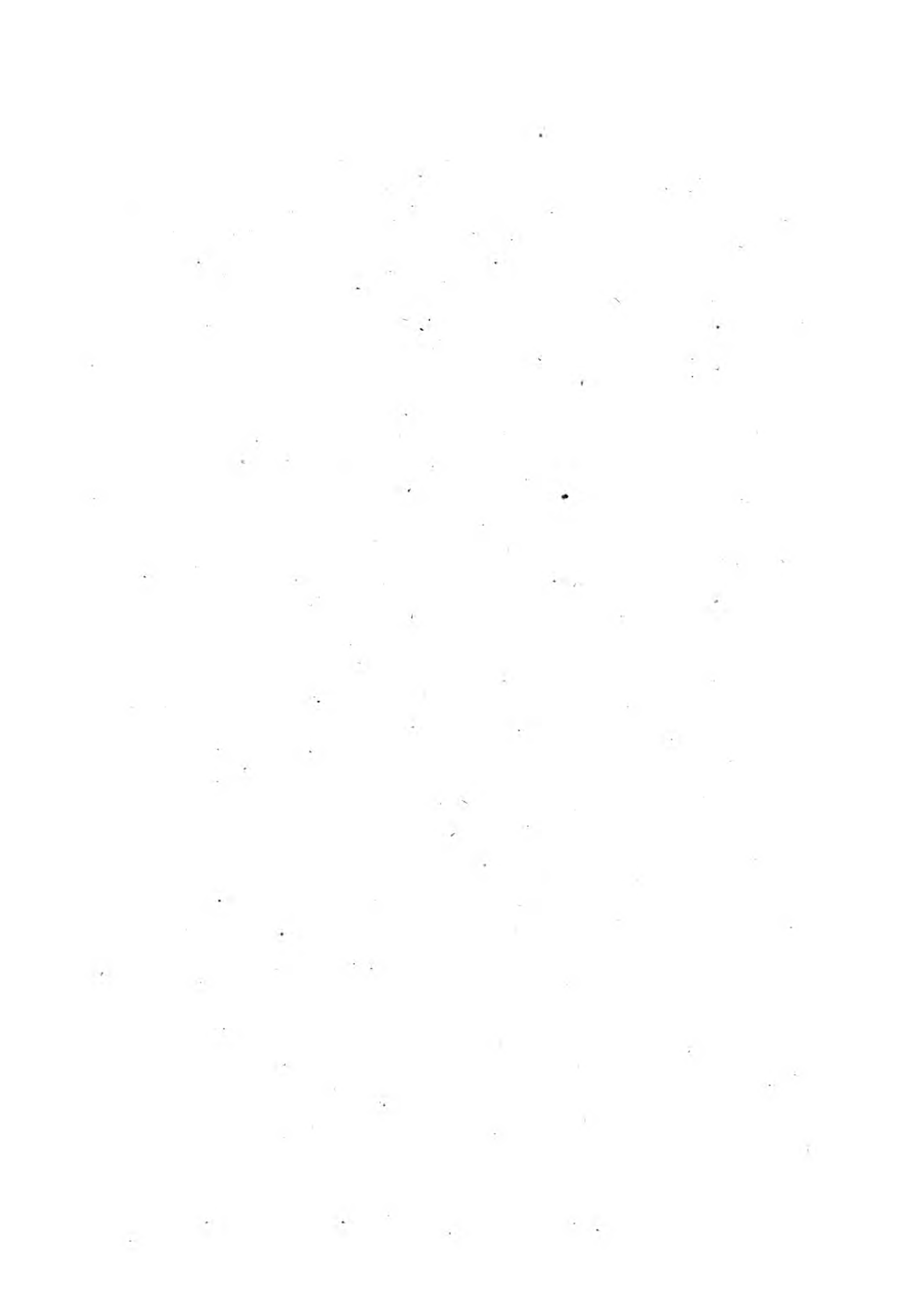
○孟子見梁惠王。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甲申年石鐫

爾梁茹蓮小儒校

西講孟子

刻石堂藏板



